

# 乾隆皇帝

【第二卷】

夕照空山

◆ 系列长篇小说  
二月河 / 著  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# 乾隆皇帝

夕照空山

【第二卷】

◆系列长篇小说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二月河 / 著

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乾隆皇帝 2. 夕照空山/二月河著. — 郑州: 河南文艺出版社, 2000.9

ISBN 7-80623-228-1

I. 乾… II. 二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5

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中国科学院开封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总代理

开本 890 × 1240 毫米 1/32 印张 17.75

字数 422000 印数 1—15000

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2.30 元

**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。**



◎本书作者于2000年3月在美国纽约荣获“最受海外读者欢迎的中国作家奖”(上图为获奖证书,右图为奖杯)





## 作者简介

**二月河：**本名凌解放。当代著名历史小说作家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1945年生于山西省昔阳县。自青年时期就酷爱读书。遍览诸子百家、经史典籍，尤其对清史和红学颇有研究，造诣深厚。近十几年潜心创作“帝王系列”《康熙大帝》、《雍正皇帝》、《乾隆皇帝》，洋洋五百万言。以其广博深邃的历史社会内蕴、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、磅礴大气、波谲云诡的叙事布局等独具的艺术魅力，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，在海内外享有盛誉。其中前两部已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，《康熙大帝》还荣膺“河南省政府首届优秀文艺成果奖”，《雍正皇帝》入围第四届“茅盾文学奖”（历史小说类），并被《亚洲周刊》评选为“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”的“压轴作品”。2000年3月，“美国中国书刊音像制品展览会”组委会授予二月河“最受海外读者欢迎的中国作家奖”。

《乾隆皇帝》共六卷，是二月河系列长篇历史小说《康熙大帝》、《雍正皇帝》之后的第三部，也是篇幅最大、作者花费心力最多的一部。

本书描写的是，雍正死于非命，时年二十五岁的乾隆继位。他胸怀大志，要做超迈千古之帝，一心开创大清盛世。他坚持推行“以宽为政”的施政方略，革除前朝苛政。重视直臣能吏，简拔新秀，整顿吏治，对贪官污吏严加惩处。他励精图治，蠲免赋税，使民休养生息，并不断微服私访，体察民情，派能吏赈灾济民，杜塞乱源。先后进军大小金川、西域和台湾，平息叛乱。让纪昀主修《四库全书》，以收束笼络天下士子之心。乾朝逐步走向生业滋繁的隆盛之世。但与此同时，地土兼并矛盾愈演愈烈，官场贪贿荒淫糜烂不堪，且边患不已，危机四伏，树大中空，加上晚年乾隆好大喜功，多有失政，又任用和珅等佞臣，黜退贤良，国势逐渐江河日下。

二月河在书中描绘了乾朝广阔的社会场景。上至庙堂之高，下至江湖之远，宫闱、闺阁、市井、乡野、沙场、行院……无不涉及，展现了乾朝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风云变迁，浸润着丰富深厚的文化意蕴，堪称清代中期的一部百科全书。同时作者将政治斗争的权谋机变、军事战场的运筹帷幄、文人儒林的形形色色、世情的炎凉百态琢磨得玲珑剔透，表现得入木三分，淋漓尽致，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，是二月河目前最为成熟的一部长篇力作。

## 目 录

- 一 刘延清放赈下济南  
高国舅争功赴婚宴 ..... ( 1 )
- 二 假侯相淫乱马家宅  
真土匪借粮太平镇 ..... ( 13 )
- 三 胡印中仗义反大寨  
一枝花事败出山东 ..... ( 26 )
- 四 小路子邂逅邀皇恩  
智勒敏奏对乾清门 ..... ( 40 )
- 五 乾隆帝婉言抚老臣  
张廷玉谄语教后生 ..... ( 53 )
- 六 老成宿将陈说边事  
多情女子勇赴火刑 ..... ( 66 )
- 七 将帅不和沙场纵敌  
冀豆相残军前决斗 ..... ( 78 )
- 八 夫妻絮语论功说名  
棠儿兴起理财立规 ..... ( 93 )
- 九 风雪夜君相侃大政  
养心殿学士诉民瘼 ..... ( 107 )
- 十 追往事汪氏复妃位  
维皇德太后理官务 ..... ( 121 )

- 十 一 贤惠皇后因病得喜  
风流天子为国断情…………… (135)
- 十 二 旧宗亲慕名投门墙  
真文豪巧造无材汤…………… (149)
- 十 三 小杂佐挥扇撞木钟  
大制台筹划运钱粮…………… (164)
- 十 四 高国舅夜逛凤彩楼  
易姑娘败走浮石山…………… (178)
- 十 五 情马无缰阳沟失事  
穷途计短议劫王纲…………… (189)
- 十 六 一枝花施计夺军饷  
刘吴龙具折弹卢焯…………… (203)
- 十 七 君臣议政痛说往事  
龙凤相爱对口吸痰…………… (217)
- 十 八 纪晓岚咏诗惊四座  
富国舅念恩赠红妆…………… (231)
- 十 九 议破案李卫讲谋略  
追往事遗臣献画图…………… (246)
- 二 十 敏士不敏靴中失火  
勤政议政老相宠衰…………… (260)
- 二十一 敲山震虎捉拿逃犯  
化整为零匿迹江湖…………… (273)
- 二十二 燕入云失意投清室  
胡印中落魄逃大难…………… (287)
- 二十三 生嫌隙少将带孤军  
同敌忾迎敌困金川…………… (300)
- 二十四 将相不和士气难扬  
定谋欺君魍魉心肠…………… (317)



- 二十五 城下之盟庆复辱命  
万里逃亡阿桂归京····· (331)
- 二十六 排郁闷乾隆巡鲁南  
抚难民县令费心力····· (346)
- 二十七 查民风微服观庙会  
布教义乱刀诛恶霸····· (360)
- 二十八 说宦情夜宴狱神庙  
惜能吏皇帝探死囚····· (374)
- 二十九 缴贡物棠儿入宫阙  
探雪芹敦氏逢故人····· (389)
- 三十 迎钦差黄鹤楼接风  
慢公务总督署反目····· (403)
- 三十一 隔山拜佛错观风路  
求同却异色空相误····· (417)
- 三十二 道不同斗法上清观  
情无计钱衡挪官银····· (430)
- 三十三 千乘万骑临幸承德  
苦谏巧纳缓修园林····· (444)
- 三十四 笑话连篇皇帝开心  
训诫谆谆皇后讲情····· (457)
- 三十五 三车凌感恩皈朝廷  
小奴隶行孝感天恩····· (473)
- 三十六 报主恩巴特尔刺熊  
全圣颜纪晓岚落马····· (488)
- 三十七 妄调情高国舅无趣  
闹学塾曹雪芹辞差····· (503)
- 三十八 修巨帙文人皆惊心  
绝奢望痴官染痰痲····· (519)

- 三十九 机事不密易臻漏网  
军务疏失庸相误国…………… (534)
- 四十 乾隆帝丧子慰中官  
曹雪芹泪尽归离恨…………… (548)

## 一 刘延清放赈下济南 高国舅争功赴婚宴

一群群的蝗虫黑鸦鸦地遮满了天空，像阴霾密布的乌云，像游走低空的沙雾，一团团一块块厮搅着卷过大地。这乌云沙雾所过之处，漫天遮日昏暗无光。四处传来啞叶啞桑的声音，汇成一片，像夏日的骤雨，又像秋风中翻滚的松涛。起落扫荡间，成垧成顷的谷子霎时间就被吃得一棵不剩，连一根谷茎也没留下。村落里一经蝗虫，像遭到了兵燹，所有的树木，什么槐柳桑榆、什么椿楸桃李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桠，在灰暗低空中呻吟。所有的田野都被吃得成了白地，漫山遍野都是亮晶晶黏糊糊的蝗虫口液和黑泥一样的粪便，河湖港汊都变得一片混浊。这蝗虫自七月末起，从鲁东的海阳、栖霞飞来，一路西进，吃得天地变色，日月无光，吃得场光地净寸草不留，吃得山秃树净野无稼禾，吃得庄户人家呼天抢地哭声遍野。吃，吃，吃……吃得乾隆六年的山东大地一片凄凉！

一乘绿呢大轿过晌时分筛着大锣进了济南城，前面卤簿仪仗举着半人高的蓝底镶黄虎头牌。一块牌上写着：

进士及第 钦命山东宣抚使刘

另一块写着：

文武百官军民人等齐回避

大轿在城西南小清河畔的驿馆前稳稳落下。轿身一倾，一个五短身材、面色黝黑的中年官员呵着身子钻出轿来。他穿着九蟒五爪官袍，外边罩着的锦鸡补子似乎有点绽线，右下角微微卷了起来，黑黝黝的四方脸上满是刀刻一样的皱纹，只两道稍稍剔起的浓眉和一双晶莹生光的三角眼，告诉人们他已正当盛年。小清河驿馆是个十分冷清的去处，除了街对面一家生药铺子、两处饭馆，几乎没有什么店肆堂舍。几个抓药的人远远隔街看着这位二品大员，在窃窃私议：

“这位大人是谁？”

“刘统勋，刘大人，字延清！是咱们大清的包龙图。咱们山东如今遭灾，准是放粮来了——你瞧，那个迎上去参拜的就是藩台爷……”

“呀，他就是刘延清大人！就是杀刘藩台、杀喀尔钦学政大人的么？”

“不是他老人家，还有谁？将贺府的棺材放在大理寺前，当众开棺验尸，我就在北京，那场面真吓死人。延清大人要不当场擒拿顺天府尹，亲自验尸，贺露滢就冤到底儿了！”

“啧啧……人不可貌相，真瞧不出来。瞧他那模样儿，和我们家那个饿不死的老长工差不多……”

“别放屁了！先撒泡尿照照你自己吧，三尖葫芦头，两片招风耳，凭你那狗眼，能看出个高低？兵部刑部的大人们见了延清大老爷那双眼，都吓得腿肚子转筋呢！”

“啧啧……人家也是人，咱也是人。他妈的人跟人就不一样。看看人家那轿，那顶子，还插着根野鸡翎……”

“那叫孔雀翎子！你道那是唱戏么？岳中丞还戴不上这翎子呢！”

……

刘统勋由于坐轿时辰太久，两条微微罗圈的腿在地上沉

重地挪了两步，神色有点迷惘地看着迎上来的山东布政使高恒，问道：“岳中丞呢？他今儿不在衙中？”

“回中堂话，”高恒赔笑道，“济宁那边灾民斗殴，怕有人聚众闹事。岳中丞昨晚就骑快马，和丁臬台一道去了。我刚调省里不久，人事都还不熟，就留下坐纛儿了。”一边说，一边用手让着刘统勋进驿馆。“延清公有什么不知道的？山东这地方民风强悍难制，是个出响马的窝子，又遭这么大的灾，通省绝收，一个不小心准要捅出大乱子呢……”高恒滔滔不绝地说着，和刘统勋一同进了上房，行了庭参礼，这才献茶，入座。

刘统勋深邃的目光凝视着风度翩翩的高恒。他还不到三十岁，身材瘦削仿佛弱不禁风。容长脸，细眉毛，丹凤目，一副女相。他出身于名门大族，其父高斌为大学士、军机大臣兼直隶总督，现已经过世。其从兄高晋还在，任着礼部尚书，署着直隶总督印；更有一母同胞的姐姐，是当今乾隆皇帝的宠妃高佳氏皇贵妃。一门两相加娘娘，自然官场得意。乾隆元年以荫生授户部主事，不数年间由盐政改任总兵，又调至山东署理藩台衙门，俨然一个方面大员了。高恒被刘统勋的目光盯得有些不自在，偏过脸看了看院里被蝗虫吃得只剩了老干的槐树，淡然笑道：“人都说延清公为当今包龙图，可惜我一向在山海关盐政上当差，在京见面机会不多。这番大人来山东，诸多事务要多请赐教。我年轻，又是国戚，稍不经心，人家就说我是纨绔子弟国舅爷。自己名声不好也还罢了，拖累了皇上，这罪过就大了。”刘统勋没想到他一眼就看穿了自己心思，怔了一下笑道：“傅恒不是和你一样？他姐姐还是正宫皇后呢！原来在南京办差也有些闲话，黑查山一仗打下来，人们都另眼相看了。如今背后再也没人叫‘国舅’。堂堂正正的三号军机大臣——功名事业是血汗挣的，人眼里都有一杆秤嘛！”刘统勋起身踱了几步，在窗前站住，隔着亮窗望望外面寂寥的秋空，问道，“岳中丞你们会议过赈灾的事么？他的折子写得不细。

临出京时，皇上至嘱再三，要紧的是看有什么难处。”

“粮食是第一要务。”高恒细细的眼睛闪烁着，沉吟道，“山东过蝗虫，秋粮是绝收了，但夏粮小麦却是丰收的，加上早玉米、早稻，还有红苕、山药……历年藩库的存粮还有一百二十万石，各地义仓存粮约有五十万石，按每人每日半斤粮计，通省度荒还缺一百七十万石左右。省镇、各府的一些大户，家中也有存粮，不下四十万石。这样合计下来，我省缺粮在一百到一百三十万石。”他说着已是站起身来，皱着眉，一边踱步，一边自己设问自己作答，“这一百三十万石粮食从哪里弄？当然，皇上一定还有恩诏的，但我们作臣子的得能体贴圣心，为皇上分忧，不能坐在那里等恩典。我盘算了一下，可以发文给两江总督尹继善，从他那里买七十万石糙米，江南明年疏浚清江漕运所用的民工，都由我们山东派出，以工还粮。我管着盐政，山东几处盐场今年厘金全部免收，仅此一项三十万两，又可购粮十万石。鲁北一带的水产如荷藕、菱角、芦苇、鲑虾之类，鲁东一带其实还有些州县并没有遭灾，通算下来，如果竭泽而渔，不要朝廷一文钱一两粮，山东也可以自救。但我皇上有如天之仁，断不许我们做臣子的搜刮民财弄得鸡飞狗跳，一定有漕粮拨过来的。我想，朝廷如能调拨七十万到一百万石粮来，连明年的种子粮，也都有了。”

刘统勋原打算等巡抚岳濬和臬台丁世雄一道商量这些事的，不料这位貌似风流公子哥的“国舅爷”已经胸有成竹，筹划得这样周详！他听得目光炯炯，竟回身改容一躬说道：“高八爷，您这样肯用心，山东无饥馑矣！只是这样做，要开罪所有屯粮大户。还有，有些赤贫户无钱买粮，低价他也出不起，又如何料理？”高恒笑道：“别说遭这样大灾，就是丰年，也免不了有冻饿死的。上面说的只是大略，其实还有些细务，比如每个镇子都要设粥场，由藩库发粮，除去吏员层层克扣，到灾民口中不能少于二十万石。仅这一项，库里要准备糟踏二十万石，

一共要出四十万石呢！”刘统勋蹙额一叹，笑道：“这是没办法的事，我放过多少次粮，有一半到百姓口里，就算很不错了。”

“任凭官清似水，无奈吏滑如油，确乎不能根绝贪污中饱。”高恒目光游移流动，望着院内昏黄的日影，徐徐吐着气似笑不笑地说道，“中堂这次来，可以坐镇济南看我杀人。冒领赈粮的、囤积居奇的，我非宰他几个不可！”刘统勋愈听心中愈是惊讶。高恒在山海关盐政上办差十年，户部从雍正八年到乾隆五年，三次暗地查账，银账物三项对照，清如水，明如镜。吏部考功司暗访，居官也十分清廉。但他背了个“国舅”名声，连刘统勋也认为，不过是个清廉自守谨慎自爱的外戚而已。今日初一交谈，胸中经纬竟不亚于李卫、尹继善这些名吏！思量着，刘统勋松弛地一笑，说道：“八爷这样精心筹划，也真是无懈可击。统勋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只是大灾之后两条可虑，一是瘟疫，二是盗贼，要未雨绸缪，不要出事，平安度过，就是功劳。”

高恒格格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两条皇上早已有密谕发下来了。已派人从两江、两广、云贵采办大黄、黄连，以防瘟疫。至于缉盗拿贼，不是我的长处。岳中丞是将门之子，丁世雄又是跟着傅六哥打过仗的。刘大人您又是统领天下缉盗事务的刑部尚书，如今又坐镇山东，还怕几个草寇不成！兄弟是万万放心的。”刘统勋笑道：“其实赈灾赈得好，再没个盗贼蜂起的理。我这次来，带了黄天霸来就为这个。江西和山西匪寇虽已剿灭，飘高虽已落网，但‘一枝花’却不知去向，还有山东齐二寡妇一路，虽然败了，人还没拿住。这都不是寻常打家劫舍的匪徒，是专和朝廷作对的巨贼，不可不防。他们若流窜到山东，乘机传道，聚众谋逆，便成了大事。我来这里前，皇上三次召见，一是说赈灾，二是说防变。不赈灾必定民变，治安乱又妨害赈灾。至于瘟疫，现在已是秋末，明春三月前断然不会传疫。等岳中丞回来，我们尽着大事紧事先办，先出个安民告示

稳住人心。”正说着，二门上的驿丁匆匆进来禀道：“刘大人，我们臬台大人来拜！”高恒听说丁世雄来了，便起身迎了上去，笑呵呵地执着丁世雄的手，寒暄道：“我算着你们最快也要明日回来呢！岳中丞呢？——这位是？”高恒见丁世雄身后还跟着一位年轻的武官，随口问道。

“哦，这位是跟着延清大人同来山东的刑部巡检司黄观察，讳天霸的就是——刘大人在里边吧，我们见过再谈，还有要紧事呢！”丁世雄说着便拾级上阶。见了刘统勋便伏地跪请圣安。

“圣躬安！”刘统勋代天作答，笑容可掬地虚扶丁世雄起身，一边让座叫茶，一边笑道：“济宁那边有事，何必这么匆忙赶回来。大家都是一个差使，闹起客气来就没趣了。”丁世雄斜欠着身子坐在刘统勋对面，赔笑道：“济宁的事已经料理了。岳大人昨天摘了济宁道十二名官员的顶子候参听勘。砸粥棚、冲衙门的头儿抓了二十多，事情已经平下去。今天济宁府大出红差，连同原来监候在押的劫盗和闹事的匪民，一共要杀四五十个。岳中丞亲自监斩，明儿就打道回省城。昨儿晚间有眼线密报，博山黑风崖上聚的土匪要下山劫粮，所以骑马赶回来，又遇到黄观察，这里见见钦差，立马要办这案子。如今人心不稳，如让土匪闹起来就不容易再按下去……”刘统勋听得目光炯炯，一按椅背站起身来，盯着丁世雄问道：“黑风崖？！有多少土匪？”

“回中堂，那地方偏僻荒凉，历来就有强人出没。有些老百姓亦匪亦农，官军来了他们是‘老百姓’；商队路过便一轰而去抢劫，又是土匪。山寨上头的匪头儿叫刘三秃子，平日在山上常住的土匪，大约一二百人。”

“前年不是报说已经剿平黑风崖的匪巢。这是谁报的？”

“是前任总兵穆彰阿，如今已经转任黑龙江都统。”

“你既然接了这省臬司衙门印，这么大匪情，又是讳盗冒



功的大案，为什么不报刑部知道？”

丁世雄赶忙站起身来肃立回话。听刘统勋问得结实，胆怯地看了他一眼，嗫嚅着说道：“中堂，讳盗的事，地方官都知道，哪个省都有的——”他没说完，高恒在旁冷冷插了一句：“老兄是穆彰阿荐起来的，怕参了他，老兄的顶子也保不住，对吧！”丁世雄便不言声。

“现在且不理论这个了。”刘统勋从愤怒中清醒过来，“说说你的打算，先把差使办下来再说。”

原来这黑风崖地处莱芜境西北六十里的太平镇，离省城其实只有七十里，其地山势峻峭，林木茂密，狼蹲虎踞的黑色巨石满布峭壁之间，中间只有沿溪一条羊肠小道从山东北岔开，一条蜿蜒通向石门山，一条通向济南，是莱芜、泰安、博山和济南省城交界之地，号称“四不管地面”。康熙年间山东巨寇刘大疤啸聚绿林，这里是他过冬的暖寨。后来三藩乱起，为稳定中原，赵良栋几度率兵扫荡围剿都没有能铲除尽净。直到康熙二十三年刘大疤被招安，归服朝廷，才算清除匪患，倒也太平了几十年。雍正年间，河南的“模范总督”田文镜，逼着有家有业的老百姓背井离乡“垦荒”，加之旱灾，河南百姓逃到山东，渐渐地就闹起打家劫舍的匪患。田文镜是雍正皇帝的头号“模范”，当时的山东巡抚莫大兴是有名的“莫面糊”，剿不了土匪又不敢告田文镜的状。倒是岳濬到任，从南到北狠剿几阵，如抱犊崮、孟良崮、龟蒙顶、鲁山几处匪巢都被捣毁了，只这个“四不管”地面，风声一紧，就“没有”了土匪，风声过去依然如故，这刘三秃子主意拿得稳，大案不犯，小案不断，皇粮不劫，库银不抢，只是“搔痒痒”，过得去就成，府县里也就睁只眼闭只眼马马虎虎听之任之了。

但今年的蝗灾太重了，眼见铺天盖地的蚱蜢吃得山东成了“秃子省”，寨里存粮吃到年底就支撑不下去，明年更是无处“借粮”，刘三秃子情急之下，发帖子给太平镇马大善人，要借